

第一章 出 山

(一)

广西失败的详情传到京城。在紫禁城太和殿内醇亲王出列奏道：“广西巡抚徐延旭已日夜兼程 正在押解北上。”

慈禧道：“到京后一定要严加审讯！”说着她咬牙切齿地一拍桌子：“竟然有人说他是个越南通 查一查是谁把这个混混推荐给了朝廷！”

礼亲王世铎望了一眼恭亲王说：“着军机处查一查举荐的折子就知道了。”

“慢，慈禧沉思着摇摇头说：“现在就是把个徐延旭和举荐他的人都剁成肉泥又有什么用？这件事放放再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什么？”她用眼望着所有的人 却并不要人作答就又立即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即刻启用能够独当一面 挽狂澜于既倒的人！”

李鸿章出列奏道：“臣以花翎顶戴担保 力荐前直隶提督刘

铭传。”

慈禧道：“是那个在督办陕甘军务钦差大臣任上与左宗棠不和，就挂印辞官拂袖而去的刘铭传么？”

李鸿章道：“太后的记性一点不差。”

翁同龢道：“太后，此公傲慢成性，只怕是一旦出山，便就难于驾驭。”

慈禧道：“傲慢那是人家有本钱，难于驾驭的马，那才是好马。对，所谓‘闻鼙鼓而思良将’，这个人我彻底地想起来了，不是当年为攻常州，首冒敌矢登上城顶，却被长毛用炮轰成个一脸的麻子么？”

李鸿章道：“正是。”

慈禧道：“对，对他就是他。立即传谕六百里加急，着刘铭传火速进京，以责任使！”

（二）

当朝廷召见刘铭传的上谕由数驿差带着骑快马从京城冲出，一站一站，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向南京传去时，远在两千里外的南京秦淮河畔刘铭传的府邸刘和厅，有位一身便装的人正被刘府的老家人领着来到了客厅，此人一见刘铭传便急急赶上拱手一躬：“淞沪太道邵友濂。”

刘铭传望了望他略略拱手还礼说：“闲散人等刘铭传，邵道台多礼了。”于是邵友濂直起身来，却并不急着说话，便就盯住了客厅柱子上挂着的一副木刻对子：“豹隐南山雾，鹏搏北海风。”一望他就夸：“好，字好，意好，境也好，刘大人的心境由此一目了然……”没想刘铭传已是不耐烦地直摆手了：“罢，罢，罢，有话快

说 有屁你就快放好了。”

邵友濂一点也不急的样子 倒是颇值玩味地一笑“这个屁可就非同凡响 是圣旨。为中法战争事 朝廷要你出山的圣旨不日就要到了。”

刘铭传瞥一眼邵友濂说“你以为我要高兴了？”见对方又打一躬向他恭喜时 刘铭传猛然间一拍桌子“恭喜 那为什么圣旨未到 而你却先到了？”

邵友濂先一愣 立即又说“刘大人聪明 并且圣明了。”说着他变得一脸极其和蔼可亲起来“可是刘大人 天津至上海已通电报。知道么 何为电报 两地以铜线相连 嘀嗒之声悦耳 瞬间千里也。电报消息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李中堂特地传过来，也好让刘大人有个准备的。”

刘铭传听得入神 喃喃自道“数十年来西学东渐 世事巨变了 洋枪洋炮不算 还有洋船火轮车 现在又是电报 嘀嗒之声悦耳 瞬息千里……已经是瞬息千里了 可皇上太后还在用六百里加急。”

邵友濂说“刘大人只等着出山好了 又管它多少里加急？”

刘铭传只把眼一翻说“出山？一唤就出来 那我不像狗一样了？”

(三)

数天后驿官率众驿卒来到秦淮河畔刘和厅高呼“圣旨到！”时，这才从老家人口中得知刘铭传前几天就到杭州西湖赏春去了 还带着他的妾包氏。于是只好又人不离马 马不离鞍地奔了杭州。在杭州人海茫茫的 这队人马在市中心勒马徘徊 突然驿

官一扬鞭，率众驿差向杭州知府的衙门疾驰而去。

来到杭州知府衙门，众驿差们骑着马就冲了进去，立即引得翻了锅似的一片大呼小叫，接着便传来了升堂的击鼓声。知府升堂后等他慢慢弄清了怎么回事，望着驿差们的眼就只差冒出火来：“刘铭传，南京，我这里哪来刘铭传？”

驿官站在那里也是一肚子的气，“南京说他人到杭州赏春来了，地方官若不知往来大员的行踪，丢官事小，只怕是要丢脑袋了！”

知府颓然神伤地坐在那里，突然又像杀着了似的喊了起来：“上天入地给我找刘铭传！”

于是杭州城里大街小巷一齐传来了差役们的呼喊：“接圣旨，刘铭传！”

于是西湖边上，也有差役在喊：“刘铭传……接圣旨……”

于是无数的兵丁一家家地闯入客栈，向老板问：“可曾见过刘铭传？”

老板道：“什么样子刘铭传？”

兵丁道：“脸上有麻子的刘铭传。”

杭州城的一间小酒楼上，包氏侧头听着窗外说：“依我想的呢，接圣旨是件蛮荣耀的事，现在怎么像捉拿犯人样的，照说皇上是真急了。”

刘铭传浑身都透着一个自在似的，又喝了一杯酒说：“到底没见识了。才一道圣旨，就真急了？”

包氏笑起来：“那明天就接着再玩，先还真怕才来就走，扫兴着呢！或者，那我们再坐船到苏州，那就真是连个鬼也不知道

了……”

刘铭传道：“连鬼也不知道，那就好像有些欺君，犯着欺君之罪了。”

包氏道：“怎么办，那就嚷起来，让人家捉走好了。”

刘铭传有些得意道：“此时，正一如打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回南京，我们杀他个回马枪去。让他们在杭州瞎喊去，让皇上听他们在杭州瞎喊去，我还嫌吵呢！”

（四）

南京正值春深时节，十里秦淮烟柳笼岸，上午下着的细雨现在已是渐渐地停了。一艘彩舫正从东水关转而往南，向大中桥驶来。刘铭传在船上与宾客赏春品着茶，船上云集着一群来谋官做幕僚的人，此时茶正品得入了情绪，正听着刘铭传在发表着高论。

刘铭传扬扬手说：“你们讲我不体恤人，那就不对了，跑断了腿，喊破了嗓子，驿差们也怪不了我的。怪哪个，怪皇上。”

包氏说：“我们刘爷这是体恤皇上，这是怕太后急狠了，这才又回到南京来的，不然，早就脚板一溜到了苏州，还到哪找去？”正说着，邵友濂却站了起来，叫船拢岸，见一船的人都诧异，他这才说：“除了船上的，我还有一人没向刘大人推荐呢。”说着一指岸上，岸上正有一人在垂手躬立。

众人见了，都窃窃地笑着，及至此人上得船来，邵友濂向刘铭传介绍说：“这就是特地从上海赶来的记名道员朱守谟。”

朱守谟抖忽着，邵友濂说：“还不快向刘铭传大人请安？”

朱守谟跪地叩头，刘铭传扶他起来，他却死活也不起来了，并说：“刘大人若答应留他作幕僚，便是他的再生父母了。”刘铭传

说：“言重了 若不答应呢？”没想朱守谟竟“哇”地一声当众哭了起来：“那我就死 死给你们看好了。”言罢就要投水 被众人七手八脚拦着 可是你越拦朱守谟越像依着了 越发是个寻死觅活样的。一时间船被搞得乱哄哄地直晃。

刘铭传大为不快，问邵友濂：“你怎么把这样的人也介绍来了？”

邵友濂也有些不快 说：“这人就是有些吃相不好 他恐怕也是为了等个缺 筹了好多年 这个记名道员也当了好多年 当得心慌 于是见着大人便就有些失态。若是大人不待见 即刻就把他轰下船好了。”朱守谟一听这话就说：“真正是讨个没趣 不要轰 我自己走好了。”说罢一头栽进了河里。于是船上格外要翻了样的乱起来。及至把朱守谟从河里捞上来，朱守谟冻得直抖，说：“捞上来也没关系的 死的地方多着呢！”

刘铭传发火了：“老子就是个贩私盐的出身 我还怕人耍赖不成？”

没想朱守谟一听反倒来了精神：“不但知道你是贩私盐的出身 还知道你十六岁时就杀过人 更知道你如今能文善武 连李鸿章也不拿你当手下看 也让你三分。还出了本诗集《大潜山房诗抄》 是曾国藩为你作的序对不对 曾国藩 一代宗师 他是给足你面子了……”

刘铭传被他说愣住了。

包氏一笑：“这就对了 我们刘爷识哄 是个喜欢戴高帽子的人。”

邵友濂遂有些得意：“可见朱守谟是有备而来 其实是对刘大人敬仰已久的。”

刘铭传问：“可有所长？”

邵友濂说：“案头文牒 掌管钱粮 那是再也找不着的人了。”

刘铭传对朱守谟说：“确也是用人之际 刘某怠慢你了。”

这一句话便叫朱守谟遂破涕为笑起来。船又行，刘铭传让人为朱守谟更衣时，忽地看见岸上有两个要饭的花子（乞丐）跟着船跑 大为不解 问何故 朱守谟却笑了说：“这是我特地雇的两个跟班的。”刘铭传又好好看了看朱守谟 像见了异人，“跟班你用花子？”

朱守谟说：“好歹我朱某也是个记名的道员 来见刘巡抚 这点面子要撑 这点官派也还是要摆的……”话一出口就让船上的人都笑了起来，都说来了个活宝。

刘铭传也笑了说：“确实有些不比寻常。只是何以见得我就是个巡抚？”

朱守谟说：“要说天下人 这上头只有我懂你刘大人了。十二年前你是在督办陕甘军务钦差大臣任上拂袖而去的，除了与左宗棠处不来而外 大人你是嫌着钦差大臣没有饷权与军权 不能放手办事 不比一省的巡抚。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 不给你个封疆大吏的一省巡抚 你也不会出山的。”说得刘铭传禁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这时岸上老远的又见有两个人影朝这边奔来，船上人打趣说：“又有两个花子朝这边追来了！”渐渐看清 这原来是两个骑马的人，一身的灰土 见到船老远地就喊：“刘大人 接旨 接旨 噢……”原来是传旨的驿差追到了 刘铭传只好命船拢岸与众人上得岸来 那两个驿差下马后 只踉跄着有些站不稳。一个驿官模样的问：“哪个是刘铭传 刘大人？”

刘铭传说：“我。”见驿官连忙喊着“接 接旨……”他就“咕咚”一下跪在了地上。那驿官这才顾上将马的缰绳交给驿卒牵

着，而后便有些艰难地从肩上取着包袱。刘铭传慢慢地抬起头来问一声：“旨呢？”

驿官有些惊慌，“正拿呢。”

刘铭传说：“还没拿出来你就叫接旨，老子跪着好玩的啊？”说着他将手划了一大圈指着众人说：“当这么多人的面，老子是给你跪的，还是给众人跪，还是给皇上跪？”说着就又从地上爬起来挥挥手，“不接了，不接了，你把圣旨给我送回京城，还给皇上去。”

这时来观看的人已是围得水泄不通，听了都“哄”地一声笑起来。那驿官先是愣住了，后来就变了脸色，“噔”地给刘铭传跪下了，“刘大人，刘爷，小的喊你声爹爹了，你不接你担待得起，这可是六百里加急，小的身家性命都在上面了……”

包氏见状出来排解，对刘铭传说：“你十二年窝在肚子里的气，就不要一古脑儿地撒在人家当差的身上，吃不起的。转脸又对着驿官：“刘大人起小就是个急性子，你讲六百里加急，他接旨，就比六百里加急还要急。”

那驿官一下子悟过来，从包袱里拿出圣旨，高喊一声道：“刘铭传，刘铭传大人接旨！”

刘铭传只好又跪了下来，“臣，接旨。”

驿官宣旨道：“前直隶提督兼督办陕甘军务钦差大臣刘铭传，带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谅已就痊。现值时事艰难，需材孔亟，著该提督即行来京陛见，以责任使。将此由六百里加急谕令知之。钦此。”

刘铭传接过圣旨站了起来，看着圣旨对众人说：“前患目疾？皇上知道也不多慰问一声，跟着就是‘谅已就痊’了……”正说着，厚厚的人圈外又是一阵骚动，便又听到了“圣旨到！”的喊声。刘铭传拨开人群走出去，紧紧盯着又来的这一拨，问：“圣旨我刚接

过 你们是从哪来的？”

“杭州！”

第一拨说：“错了 皇上在京城 哪有从杭州传过来！”

包氏说：“没错 刘大人和我心里明白着呢……”说着刘铭传也笑了起来 却老远地又听到了锣声 围着的百姓人等立时避得开开的 就见鸣锣开道间引来了江宁县的知县 他才下轿 上元县的知县便也到了。下轿后就急急地过来给刘铭传请安，刘铭传说：“免 免 这么多年 两位父母官都是人影子见不着个帽顶子 怎么突然给我请起安来了？”

江宁上元二县令道：“我们实是来接刘大人去县衙 商谈北上就道的事。”

刘铭传一听就火了，“皇上都对我三请四邀的。你们来催，你们算哪来的鸟？”

两县令就差哭了。江宁县令说：“本县虽然上门请安的少，可官员人等一律不见，这些年刘大人的规矩我们也是知道的。”

上元县令也紧跟上来说：“我们也是奉旨而来 再找不着大人 我们就要发配乌苏里台 流三千里了。”说着双双一齐跪了下来。

包氏见状过来打岔说：“好了好了 接圣旨本是好事 这都搞成哭丧个脸 像死了人样的了。”

刘铭传低低地对包氏说：“看 这才叫急 皇上这回是真正急起来了。”遂又打发两个县令，“本大人知道 你们可自便了。”谁知两个县令赖着不走说：“我等是请刘铭传大人到县衙 探明刘大人北上的确凿行期 以便回报圣上……”这就把刘铭传气得一跺脚，“凭你们就能请动老子 就是两江总督曾国荃来请 还要看我个高兴不高兴呢！”说得众人都笑了 这时从围观的人群中

走出一个穿长衫十分斯文的人说：“在下特受总督曾大人之托，来请刘铭传大人过府叙话 不知刘铭传大人赏脸否？”

刘铭传一下子愣住了 说：“曾国荃请我？”

包氏连忙对刘铭传说，“不就为当年那点事，都多少年了……”

刘铭传沉吟了下便和缓了下来：“湘淮两系源出一家 既来请 那我就给曾总督这个面子好了。”言罢便向众人拱手告辞 却被朱守谟一把拦住：“刘铭传大人慢 皇上的圣旨找你 你且是苏州杭州的。你这一走，岂不又要如白云黄鹤，叫我等到哪里找你去？”

邵友濂道：“说得有理 我们从上海来一趟都不容易 刘铭传大人该告诉我们一个约会的地方。”于是刘铭传略一思索就叫他们到上海去等他 说得所有人都是云里雾里的 朱守谟问：“何以见得我们就会在上海见面呢？”问得刘铭传禁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这就像问我何以叫刘铭传一样 傻！”

（五）

两江总督府虽在南京城里 可刘铭传赋闲的这十二年中 却是从来也没跨进来过，一旦跨进来 连过去熟悉的也就显得陌生了。唯独不陌生的是曾国荃，因为刘铭传刚刚才一脚迈入客厅，两人相对而视着时曾国荃就说：“请你来 我便就是个尽释前嫌的意思。”还没使完礼他就又急着问：“但我只问一句话 公是主和 还是主战？”及至分宾主坐下又上过茶后 刘铭传才摇摇手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是个谁呢。”

曾国荃说：“此次进京 少不得一个巡抚。”

刘铭传说：“借你的吉言了。”说着他嗅了嗅鼻子一笑说：“不过在这个衙门里我已闻出火药味来，总督大人是主战的。”

“不错，主战。”一句话讲得曾国荃感慨万千：“法国窥视我中华久矣。远者咸丰十年天津教案，吾兄亦受此案牵连，调离直隶总督任上……近年法国人的气焰越愈嚣张，欲并吞越南而侵华，如中国一味求和，那么一国的锐气必将尽失，求和反不能和，不若一战！”

刘铭传说：“热血沸腾，你还是个性情中人。”

曾国荃说：“之所以主战，于公已说过，于私，还在于大清国驻法公使，我的侄儿曾纪泽在法国谈判态度坚强，法国人为了要吓大清国，居然要朝廷将他撤回，而朝廷居然答应了。”见刘铭传虽不吱声，却已把牙关咬得紧了，曾国荃又说：“法国人要在天津重开谈判。君此次进京路过时，务必带句话给李鸿章，求和是要落下千古骂名的！”

刘铭传一拍桌子，慨然应诺：“一定带到！”

曾国荃有些宽慰而释然，“看来公与我一样，都是主战的了。”

刘铭传摇摇头说：“未必。”见曾国荃一听就愣住了，他又说，“世事巨变而大清国风气未开，国力贫弱，现在是言战难，言和亦难，因此和战之言看不准，未便轻于一抛……”

曾国荃的脸色便有些难看起来，“打仗尸山血海，言和不过空口说白话，那有什么难的？”

（六）

回到家，刘铭传并没有把在两江总督府的事放在心上，倒是

兴致盎然地在一偏室内将十二年前的官服穿上了。毕竟有差不多整整十二年的功夫闲置在家里，换上了官服，便有种说不出的新鲜感，却又是百味咸集。这时他才觉得自己到底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禁不住，他面对白壁演练起了官场上的种种礼节，单腿跪地打千，甩下马蹄袖的跪拜以及磕首，都是即将要用得着的，可是单独的一个人，连他也觉得有些滑稽了……这时恰恰传来了一声“给谁磕头来着？”扭头望望窗外，是包氏正在那里偷偷地笑着。包氏说：“不要不好意思了，心里你还是想当个官的。”见刘铭传大为窘迫，包氏又说：“不是看洋相，真的，我来是还有一句话想提醒我家刘大人的。不知怎么地，我总觉得朱守谟不是个好东西。”

刘铭传立即就觉得可以扳回些面子来了：“女人见识，这纯粹是女人见识，你就不想想？”他拍拍胸口：“我这辈子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什么样的人没杀过？还怕弄不住一个朱守谟？”

包氏说：“不看看他那个样，像个花子，还像只老鼠，好像时时都在四处嗅着气味。要是去当官还马虎，要是带去打起仗来，那才要人的命呢。”

刘铭传说：“我打的仗多呢。”

包氏说：“你快有二十年没打过仗了。”

刘铭传说：“对了，我打仗的时候你还没生呢，不说了，不说了……”他摆摆手：“再说我就要上火了，你现在缠着我不开心，别以为我也糊涂，不糊涂，我心里明白着呢。”

包氏说：“明白，你能明白我什么了？”她说着眼中就噙着泪了。

刘铭传见状便有些得意起来，“不就是为着我要北上了么？不就是为着我要带你回老家见见那个程氏了么？怎么办？谁又

叫我们是老夫少妻的？”

包氏有些没好气地说：“说得多好听。妻？程氏才是你的妻，比你大六岁呢，我是妾，小老婆。在船上你还听见了，人家喊得好听点儿，文雅点儿，不过叫个如夫人罢了。”

刘铭传说：“这是你跟我这样说，要是程氏，我早一个巴掌上去，把头也刷歪掉了！”

第二章 刘 老 圩

(一)

安徽肥西县大潜山麓刘老圩子四周环水，这是二十多年前闹太平天国时挖的壕沟，壕沟上设有吊桥，看去这圩子俨然像个堡垒。圩内绿树成荫，圩外是平展展绿盈盈的大田一直向天边伸去，大潜山远山如黛。

刘老圩子内有人爬在大杨树的树梢上正在眺望着，忽然他看见了一队人马簇拥着一乘小轿出现在这淮北平原之上，便对树下喊：“来了，来了，刘叔回来了。”

树下程氏一扬手，于是圩子里的唢呐就一条声地响起来，接着刘氏子弟们个个胸前挂着扁圆型的盘鼓，和着令旗舞动的节拍，一阵紧似一阵地敲响着，随着响声壕沟上的吊桥吱吱嘎嘎地放下来，敲打作响器的人群涌出了吊桥，吹吹打打地向回来的刘铭传迎去。

刘铭传笑嘻嘻地骑在马上，忽然他想到了什么，对跟随的一

小队人说：“大家都沉住气 沉住气 千万不要被我家那个大娘子哄住 哄得忘乎所以了。”

包氏掀开了轿子帘窗的一只角，被刘铭传伸手又拉了下来。轿帘又被掀了上来时 包氏说：“我看你是有点怕 还把人家的头刷得歪过来呢。”

刘铭传说：“我怕什么 我是代你怕……”

正说着程氏已迎了上来，她回身又对众人将两手举起一合，喧天的锣鼓便就停了下来，刘铭传见状要下马，又被程氏拦住了 她将马的缰绳牵在手中对众人说：“一下马就显得生分了是不是？再说我家相公在南京大码头上，是个把学问做大了的人。”

刘铭传在马上说：“夫人在家辛苦的了。”

程氏说：“辛苦也谈不上 现在牵着马也算是举案齐眉 表白个贤惠了。”她突然像是才望见那乘小轿子，“这是什么东西？她又指指后面抬的箱子什物”，有那么多东西就够了 我平常马也骑得 驴也骑得 还要这轿子干什么？”说着她掀起了轿帘一眼看见了包氏 便对刘铭传说：“原来你还给我带回个丫头来？”一句话说得包氏一下子脸红了 她却只顾挥挥手，“收下了 收下了。只是 既是丫头就不该坐轿，丫头坐轿，那我不是要骑到你的背上来了？”

轿帘又掀开了，露出包氏一张愤怒的脸。

程氏根本不理睬她，一抬手，唢呐扁鼓就又吹的吹敲的敲了起来。

两处人合成了一处 过了吊桥 进了圩子 穿行复穿行 来到刘铭传家的大院。

这时刘老圩子里风传开了 都说刘帅不但回来了 不但又要

出来做官，还带回个小老婆。于是少年的男女们就一齐奔了来，上树爬墙头的已是挤不下了，便就公然拥在了刘家大院的门口。

程氏在院门口丢开马缰绳就头也不回地进去了。在客堂前的八仙桌边坐下来，拿起茶杯就喝。可惜空的，丢下便就两手抱起个茶壶喝起来。刘铭传陪着小心进来，走到程氏背后悄声说：“就不倒杯茶我也喝一喝？”程氏放下茶壶就扭过身去，不理他。刘铭传就有意站到她的面前去，她扭到哪边，他就站到哪边。最后刘铭传又把手伸到程氏的眼前晃了晃说：“你道她是谁？”

程氏便就直愣愣地盯着他：“你当我是个傻大妈呀，你当我不知道她是个谁？”

刘铭传说：“人还在大门口呢。”

程氏“哼”地一声说：“进门我就敲断她的腿！”

大门口的唢呐吹响了一下，接着门口墙头和树上都“哄”地一声笑了起来，都说：“快来看，刘家大娘这就要摔醋缸了！”

程氏拍案而起，奔到院子当中就叉腰站着骂开了：“一个个爬墙头，就没见过你爹讨个小娘回来呀！”说着突然拿起个大扫帚，就从门口刷到墙头，立时土墙头上尘烟滚滚的，这边的人头下去了，那边的便又冒起来。

正是不可开交时，院门口包氏款款地走进来了。

舞着扫帚的程氏有些愣住了，过了下才说：“你来干什么？”

包氏一笑：“进门就等着姐姐敲断我的腿呢。”

程氏说：“牙一吡倒白。姐姐，不看看我都可以做你妈了！”

墙头上的人“哄”地一声又笑了起来：“刘大娘，你要做谁的妈呀？”

程氏说：“做你们的妈，坏良心的，指望敲断了她腿给你们看笑话呀？”

包氏听了，忍不住捂着嘴笑了起来。

程氏也不理她，却指着刘铭传的鼻尖说：“就你带了一庄的人出去打仗，死了的沟里填路边埋，没死的发了财回来，个个讨小娘，一个两个三个，”她手一指墙头，“你问问墙头上，有几个不是小娘养的？”

包氏望一眼墙头，墙头上就是一片嘻嘻的笑，都说：“这个小娘漂亮。”

刘铭传终于找着了机会，对墙头上的说：“都来看本大人的洋相？下来！下来！不许上墙！”

程氏不屑一顾：“别看你外面千军万马，下来，下来，有一个听你的么？”说着把手一伸，早有家人拿来了弓箭，程氏接手上，开弓拉箭，手一扬就把箭射了出去，墙头上哗啦啦地一响，又听见墙外是一片人跌倒的声音。

包氏手捂着耳朵，脸也吓白了。

程氏说：“手捂着耳朵干什么？拿眼睛看。”

包氏抬头顺着程氏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半天飞过的一只野鸭子，正带着箭挣扎着坠下来。

刘铭传说：“哎哟哟，你看你，我一回来，大雁也射过了，威风又耍过了，耍得八面都来风……”

程氏说：“现在哪来的雁，那是野鸭子。”

刘铭传说：“那就野鸭子也射过了，我的茶壶也给你端过了。”说着就要端起茶壶来，被程氏一把按住了，忽然又放大了声：“那只外头来的野鸭子呢？”

包氏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哭了：“我是野鸭子，你就一箭射死我好了。”

程氏说：“你就别得着便宜卖乖，磨牙废唾沫星子的，把我的